

故事会®



STORIES

旅途故事

STORY SELECTION



7.8

774



旅途故事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途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6

(2003.3 重印)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ISBN 7-5321-1736-7

I.旅… II.故… III.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290 号

责任编辑:吴复新

封面设计:丁方

旅途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售 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51,000

2003年3月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 7-5321-1736-7/I·1404 定价: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628900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滑稽故事，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既有童心不泯的 16 岁故事，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于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于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



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

邮发代号:4-225

32开本 定价:2.50元

每月2日出版

(中国名刊《故事会》注册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

◆《故事会》1963年7月创刊,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

◆1985年7月,《故事会》发行量达760万册;1979年至今,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排名第五位。

◆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1997年、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2000年、2002年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

◆2001年进入“中国期刊方阵”,获“双高”期刊称号。

◆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如笑话、幽默世界、东方夜谈、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名人讲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

◆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

目 录

遭遇尴尬

五〇一房间	(2)
老稀拉乘车	(5)
加床垫	(8)
司机的得失	(11)
电车上的第三者	(14)
王老汉挤车	(16)
陌生人的真话	(18)
座位之争	(20)
车不等人	(23)
石处长闯关	(25)
抢座	(30)
搭车	(32)
大板站	(35)
老寿星出山	(37)
飞车英雄	(40)
尴尬的旅游	(43)
牛三坐车	(47)

叵测人心

此事多亏“一线天”	(50)
谁是骗子	(54)
里程碑前的车祸	(58)
半道好汉	(61)
捉“黄鳝”	(63)
点穴神功	(67)
甩钞票	(73)

古道热肠

寻找乐趣的人	(78)
老结奇遇记	(80)
远方的呼唤	(84)
藏钱	(88)
城里人和山里人	(93)
穿迷彩服的人	(96)

大路不平

探亲路上	(106)
没脸饭馆	(109)
一张特别车票	(115)
渡口边的大人物	(119)
最后的等待	(125)

不期之遇

“精灵鬼”出丑	(130)
漂亮姑娘	(137)
打赌旅游	(139)
贺老万旅游	(149)
车厢趣闻	(155)

陌路险情

真假之间	(160)
智闯三关	(166)
慢行快车	(172)
出差路上	(175)
教授的劫运	(178)
林老五挨宰	(182)

编后记	(185)
-----------	-------

遭遇尴尬

尴尬的境遇往往就是意外的幽默,它会使我们在貌似正常的现象中看出不正常的现象,在貌似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不重要的事物。





五〇一房间

一对旅行结婚的新郎新娘，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北京。他们一下车就游北海，上天坛，去故宫，还游览了天安门，一直玩到傍晚，才在街上匆匆吃了晚餐，住进了一家旅馆的 501 房间。小夫妻俩白天玩得实在开心，可累得也够呛，一住下便躺在铺上不想动弹了。特别是新娘，身子本就瘦弱，到了半夜还闹起了肚子，房间里又没有厕所，她悄悄起来走进了在走廊一头的厕所里。

新郎见妻子去上厕所也没当一回事，翻了个身又呼呼地睡了。不料一觉醒来，发现身边还是空空的，不免焦急起来，急忙上厕所去找。没想到找遍了旅馆十多只女厕所，仍不见妻子的影子，不由紧张起来，他想：她肯定病得不轻，一定是怕影响我休息，自己一个人上医院了。这么一想，新郎立即拔脚下楼，直往旅馆大门口奔去。

新郎来到大门口，还没等他讲完开门的理由，值班服务员一脸惊疑，指着拴得严严的大门说：“同志，不可能，大门昨晚 9 点就关了，我一直守在这里，没人出去过，说不定她错钻到别的房间里了。”

我去替你找找。”说完，服务员就领着新郎，“噤噤噤”上了五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问起来。当他们来到 507 房间时，新郎抬头一看门上的 507 的“7”，油漆已经剥落，粗看起来，这个“7”和“1”一模一样，而且两个房间距离又近，他们昨晚来的时候，就差一点把 507 当成 501，他想妻子八九不离十是看错了房号，走错了房间。服务员听新郎这么一说，突然双手一拍屁股，叫了一声：“哎呀，糟了！这房间住的是个单身男子，这下子出事了！出事了！”新郎一听，犹如五雷轰顶、眼冒金星，愣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懊丧地双手抱头，蹲在了门口。

这时候被他们吵醒的旅客，听说一个度蜜月的新娘半夜走错了房间，大伙都走了出来，稀稀拉拉，一时间 507 房门口站满了人群。

服务员是个直性子，她见新郎这副模样，又见围观的旅客议论纷纷，便举起拳头，“咚咚咚”敲起了 507 的房门。

过了一会儿，507 房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个睡眼惺忪的女子，新郎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妻子。

新娘一看门口围了这么多人，又见丈夫铁青着脸蹲在门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便奇怪地问新郎：“你什么时候起来的？出了什么事？”新郎懊恼地说：“还问哩，你看看门上的号码！”新娘望了望门上的号码，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立时羞得满脸通红，飞也似地钻进了自己的房间。

大家望着羞得满脸通红的新娘逃进自己的房间，仍然盯着 507 号房门，他们要亲眼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个啥模样。这时候服务员又气又恼，哪肯轻饶住在 507 号房里的小伙子，她双手叉腰，声色俱厉地吼道：“张大宏，出来！张大宏，出来！”

服务员连吼好几声，门才打开，从房里走出来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姑娘。她揉揉眼睛，惊疑地看着门口这么多人。

旅客们一见，都惊奇地“啊”的一声叫了起来，服务员更加觉得惊奇，她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的姑娘，心里想：真是出神仙了，507 号房间明明住着个大小伙子，怎么眼睛一眨，小伙子变成了个小姐

娘？忙问：“你是谁，你是啥时候住进这个房间的啦？”小姑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间只是反复说着：“张老师叫我睡到这里的，张老师叫我来陪他妹妹的！”

就在这时，从楼下走过来一位男青年。小姑娘急忙迎上去说：“张老师，张老师，你快来说说吧，人家把我当成坏人了！”

青年教师微笑着对姑娘说：“你别急，让我对大伙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原来这位叫张大宏的青年是位中学教师，他带了一批学生来北京参观学习。昨天他被安排在 507 单间。当他睡到半夜，突然发现身旁睡了一个人，借着窗外的灯光一看，竟是个袒胸露臂的年轻女人，惊得他从床上跳起来。他想叫醒对方，又觉得难以开口，一时间好不尴尬。他想了想，立即穿好衣裳，悄悄出了房间，走到三楼，叫醒了住在 303 房里的一个女同学，对她说他有个妹妹来北京看病，叫她去 507 陪她一起睡。他自己便睡到男同学的房里了。

新郎听了万分感动，走上去紧紧地握住了青年教师的手，连连说着：“谢谢，谢谢！”

（张润道）



老稀拉乘车

天皇门玉树巷有个光棍汉叫陆喜腊。陆喜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虽说文化不高，倒也忠厚本分。可他就是改不掉稀稀拉拉的习惯：褂子没纽扣、鞋露脚趾头、裤裆张着嘴、瞌睡打不够。久而久之，人家就称他“老稀拉”。

初夏的一天，老稀拉下班出了厂门，搭上回家的公共汽车。他占了个座位往后一靠，照例又放心地打起了瞌睡。车过两站，猛地“咕咚”一颠，老稀拉忽觉有人捣他，他睁眼一看，跟前站着一个手抓车扶手的漂亮姑娘，正脸色通红地斜对着他。自己旁边那个老汉正在用手捣他的胳膊肘子。那老汉见老稀拉睁开眼，便瞧瞧那姑娘，又瞄瞄老稀拉的裤裆，连连朝他使眼色。老稀拉低头一看，哟，裤裆钮子没扣上，正张着个哈蟆嘴，连里面的白裤衩儿也搭出来啦，怪不得这姑娘……他赶紧知趣地伸手往里一塞，三下五除二扣上了钮子。

哪晓得老稀拉刚要重新闭上眼，身上冷不防重重挨了一家伙，

只见一个剃着平头的小伙子揪住他的衣领一把将他拽了起来：“你，耍流氓？把裤裆扣子解开！”这一下，可把老稀拉的瞌睡全吓跑了：刚才裤裆扣子忘了扣，其实里面还穿着裤衩呢，现在我扣上了，这也算耍流氓？他将对方的手一推，道：“谁耍流氓？当这么多人，你凭啥要我把裤裆扣子解开？你才是耍流氓！”那姑娘见这架势，对小伙子张张嘴想说什么，可又噎了回去，只是用手将小伙子往旁边扯。可小伙子怒气未消，不甘罢休，两个人越争越厉害。公共汽车停下了，售票员打开车门说：“吵架的请下去吧，前面就是派出所。”两个人一个不罢休，一个不服气，便相互拉扯着下了车向派出所走去。

正在值班的民警一见他俩进来便问：“怎么回事？”老稀拉愤愤地说：“在公共汽车上，他逼着我解裤裆扣子！”民警转问平头小伙子：“嗯？你这是要干什么？”平头冷笑一声说：“他在公共汽车上要流氓行为，把人家姑娘的东西揣进了自己的裤裆。不信你当场检查！”民警一听，目光严肃地对老稀拉：“那么，请你自己将裤裆扣子解开吧。”进了派出所，民警的话就是圣旨，老稀拉只得委屈地连拉带扯解开了裤裆那排扣子。这一解，竟像变魔术似的，一块软沓沓的东西从裤裆里轻轻飘落下来，还散发出一股香水味。细一瞧，竟是一条女人用的白色手绢！天呀，这玩意是怎么跑进自己裤裆里来的呢？

正当老稀拉张口结舌的当儿，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来，老稀拉一看，正是刚才那个姑娘。姑娘低了头，有些不情愿地向民警同志说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姑娘是平头的对象，两人刚上车由于赶急了，觉得车厢里闷热，姑娘挤个空档站着，一手抓住车扶手，一手掏出那条香水手绢擦汗，接着就捏在手里往脸上扇风，没提防车子猛一颠晃，手绢没捏牢，往下一落，不偏不倚，正巧掉在老稀拉裤裆那张着的蛤蟆嘴上。手绢的一半落进裤子里头，另一半搭拉在裤子外头，可仰头打着瞌睡的老稀拉还全然不知。姑娘顿时拿也拿不得，遮也遮不得，只是又羞又急。旁边那位好心的老汉为了帮姑娘解脱窘境，趁着周围人

还没注意,连忙用手捣捣老稀拉给他使眼色。但糟糕的是,老稀拉醒来后并不知其中缘故,稀里糊涂竟又将那搭拉在外头的一半当成了裤衩也塞进了裤子里。他这个糊涂荒唐的动作,恰巧被姑娘身旁的男朋友扭头发现,于是才引起了这么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这工夫老稀拉在一旁也慢慢听明白了这段原委,他连忙捡起那条香水手绢,双手捧到姑娘面前,一个劲地赔不是:“对不起,呃,谢谢……”姑娘瞪了他一眼,抬手将那手绢打落在地,咕嘟了一句:“神经病!”说完拉着平头出门走了。

老稀拉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抹抹额上的冷汗,心有余悸地问民警:“我,也可以走吗?”民警瞪了他一眼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先写份检讨再说吧!”

(林 森)(流传于常州一带)

加床垫



内蒙古塞北翁牛特旗，有家国营工厂，厂里有个科职干部名叫李庆祥。李庆祥不幸身染肝癌，已到晚期了。他知道这种绝症已经没有半点指望，心想与其呆在家里等死，还不如趁腿脚还能动弹，去逛逛大城市，也不枉白来人世一回，于是，他借口旗里的医院设备落后，要求去大城市公费医疗一次。

这天，他乘了火车，来到沈阳，等乘客们下得差不多了，才拎了一只小包，歪歪斜斜出了车站，到了大街上，走了一程，忽然肝部又剧烈地疼痛起来，急忙靠在一根大理石的柱子上，喘息一会，又从衣兜里掏出止痛片，吞了几粒，然后就急着去找旅店。

他走了没几步，在昏暗的路灯下看见一家门面不大的小旅店，他探头往里一看，看见服务台里面坐着一个30出头的男人，就上前问道：“同志，有单人房间吗？”那男人马上热情地站了起来，忙不迭声地答道：“有，有。”一边打量着李庆祥，一边接过他递来的工作证，一看是从内蒙古来的，更是热情地、迅速地办好了登记手续，把钥匙

递给李庆祥，同时眨一眨小眼睛，把嘴凑到李庆祥的耳边，小声嘀咕说：“您要加个床垫吗？”“加，当然要加。”李庆祥嘴里说着，心里也在嘀咕说：这帮吝啬的南方蛮子！床不加垫子，让人睡在硬木板上？这不要我提前挺尸吗？

李庆祥接过钥匙，进了房间，拴好房门，就感到疲惫不堪，他不洗不刷，就一下子躺在床上。忽然，他想起内裤还缝着单位里给他的三千元钱，忙伸手去摸了一摸，钱还在，这才放心地闭上双眼，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在迷糊中，他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街上都是花枝招展的妙龄女郎，一阵阵高级香水味向他袭来；接着又觉得有人在解他的衣裤，他一下醒来了，睁开眼，朦朦胧胧地瞧见一个裸体女郎坐在他身边，在解他的纽扣。他还以为这是梦境，心想：人常说：“红粉爱少年。”我这么个干瘪老头，咋还会有此艳福？

此时，那女郎已剥掉了他的外衣，正要解他的内衣，他一个激灵，睁大眼睛惊慌地叫了起来：“你，你是什么人？”女郎松开手，把食指放在两层鲜红的嘴唇上，示意他别出声，然后嗲声嗲气地说：“您不是要加床垫吗？我们的旅店虽小，但服务质量是一流的，顾客至上，信誉第一。您到了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她把“家里”两字说得特别亲切。李庆祥这才知道：原来加床垫是这么个加法。他浑身虚汗不由地冒了出来。女郎见他如此模样，“噗嗤”一声笑了。马上拿块满是香水味的手帕帮他擦起头上的汗珠。趁机把身子贴了上去。李庆祥连忙推开她，连惊带吓地说：“不……我……我不……”女郎又附在他耳根边柔声柔气地说：“哟——你看你，急什么，咱们公平交易，等事后，价钱您瞧着给就是了。”说着就施出她特有的推拿按摩的功夫来。这一下，李庆祥可难把持了，直觉得从脚底到脑门都像通了电一般，禁不住心狂意荡，心猿意马，难以控制自己了。此刻，李庆祥虽说年近半百，又有绝症缠身，但不知哪来一股狂劲，竟然陡地从床上坐起，喘着粗气，一双眼睛红红的，抖抖索索地伸出双手，一把把那女郎按倒在床上……

正在这时，房门突然“笃、笃、笃”地响了三下，李庆祥慌了神。女郎却镇静地拉过一条被子盖在他身上，叫他别出声。她自己抓过一条浴巾披在肩上，又顺手将他的几件衣裤抓在胸前，下了床，去开门。她开了一下门，马上折回来，对慌作一团的李庆祥说：“没有人，怕是咱们神经过敏吧。”这下，李庆祥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才放了下来。

天刚蒙蒙亮时，李庆祥依依不舍地目送女郎出门而去，心里感到无比满足：呀，没想到自己的生命快到终时，还能睡上这么一张令人销魂的“床垫”。他正痴痴地一遍又一遍回味“床垫”的美味时，突然肝区一阵剧痛，他吃力地去拿衣服，想服几粒止痛药，谁知在床上翻了几遍，不见自己的衣裤，再从桌上找到椅上，连衣裤的影子也没有。这时他想到缝在内裤里的三千元，惊得：“天哪！”一声叫，便一下瘫在床上。他哪里知道，就在女郎去开门时，他的衣裤从女郎手中传到了那开票的男子手里了。

李庆祥躺在床上，快速地向黄泉路上奔去。他感到心疼的是：加只“床垫”竟要花三千元的代价，太贵了！

（流传在内蒙古运输部门的司机口中）（杨 子）